

作家現「聲」

《台灣現代文學有聲書》出版有感

文學有聲書是文學與聲音緊密結合的另一種形式。文字形式轉化為聲音，中間存在著差距，當文學作品被作家「讀」出來，文學即不只是文字的呈現，而以聽覺的管道面對讀者，挑戰讀者對於文學的另一種想像，文學誦讀是誦讀主體對文字和聲音的雙重感知，通過聲音強化文字語言的獨特感情，營造讀者的深層感受。

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博物館的展示主體，它與聲音的關係特別密切，因此在展示時經常搭配著聲音與物件的展出，以豐富觀眾的觀賞經驗，形成博物館中獨特的文學聲音景觀。台灣文學館過去曾出版《愛、理想與淚光：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》、《文學@台灣》、「台灣詩人影音一百」、「甜蜜的負荷：吳晟詩·歌」等結合聲音與影像之作品，成品皆受到相當大的關注。文學館的展場中，也常運用聲音作為要素，如第一期文學館之常設展「台灣文學的發展」中，有一個展區以「媽媽的聲音」為題，展品為台灣各族群的搖籃曲，以木雕作品的觸摸搭配音樂的播放，木雕大多為母親抱著嬰兒的形象，參觀者輕撫嬰兒額頭上的黑色感應區，雕像底座就會播出各族搖籃曲。此外，2009年台灣文學



台文館第一期之「台灣文學的發展」常設展中「媽媽的聲音」展區，以母親抱著嬰兒的木雕作品的觸摸搭配各族搖籃曲的播放，參觀者輕撫嬰兒額頭上的黑色感應區，雕像底座就會播出各族搖籃曲。（吳懿倫攝）

文——陳昌明
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攝影——吳懿倫、覃子君、李秀玲

館「穿越林間聽海音——林海音文學特展」，在描繪林海音兒時生活的展區，放置了一組她當時居住環境的模型。模型旁掛了兩副耳機，由小女孩童稚的聲音朗誦《城南舊事》的文字，描述林海音童年的北京生活，相當動人。而行動博物館「音以律文——台灣文學聲情演繹」的全台巡展，強調文學的聲音之美，也運用影音技術，讓各地觀賞者更易進入台灣文學的領域。

文學有聲書是文學與聲音緊密結合的另一種形式，丁尼生（Alfred Tennyson）說：「詩人未經催促，稍微躊躇之後，開始朗誦發自肺腑的聲音。」文學有聲書是一種依據文稿，藉著不同的聲音表情錄製的作品，讀者可以聆聽文學家用獨特的音調，為您朗讀作品選段，聽見文字轉化為活生生的聲音。雖然英國浪漫詩人濟慈（John Keats）也曾說：「聽得到的旋律是甜美的，但聽不到的旋律，更甜美。」我們依然喜愛聲音，聲音使得我們生活中感官的世界濃郁，也可藉由聲音的想像，捕捉聽不到的旋律，我們也仰賴聲音協助我們詮釋、溝通，和表達我們周遭的世界。我們所謂的聲音實際上是一波前進、達到高峰、再後退的空氣分子，由運動或發聲的物體引發，向各個方向擴散出去，它有自己的旋律。因此我們可以邊聽朗讀而來回踱步，抑揚頓挫是隨意漫步的旋律，此外，它也把心跳的律動鎖在文字的牢籠中，我們可以邊聽詩歌，邊以我們的脈搏為節拍器。

此次台灣文學館推動台灣文學有聲書出版計畫，出版兩套新書：《台灣民間文學》、《台灣現代文學》共8冊叢書。台灣民間文學部分，有「台灣唸歌」、「台灣民歌」、「台灣傳統戲劇」等3項共5冊有聲套書。台灣現代文學部分，包含：「現代詩」、「散文」、「小說」3卷，每卷各收錄7位作家，總計共選錄21位作家的聲音、作品，以及手稿影像，包括：

《小說卷》

收錄鍾肇政〈魯冰花·楔子〉、鄭清文〈聽香〉、段彩華〈花燭散〉、司馬中原〈獨腳鬼〉、李喬〈孤燈〉、施叔青〈兩個芙烈達·卡蘿〉、蘇偉貞〈時光隊伍·無家者回家〉7位小說家作品。

《新詩卷》

收錄張默〈再會，左營〉、〈長頸鹿〉，痲弦〈秋歌——給暖暖〉、〈如歌的行板〉，李魁賢〈鸚鵡〉、〈輸血〉，張香華〈待雪〉、〈無底的濁流〉，利玉芳〈貓〉、〈濛紗煙〉（客語），林央敏〈女奴〉、〈毋通嫌台灣〉（台語），莫那能〈鐘聲響起時——給受難的山地雜妹姊妹們〉、〈百步蛇死了〉7位詩人作品。

《散文卷》

收錄奧威尼·卡露斯〈生命歷史的呼喚〉、陳列〈府城·三天的風〉、廖玉蕙〈挽留或鬆手〉、孫大川〈山海世界——《山海文化》雙月刊創刊號序〉、張捷明〈撈起海肚个溫度〉、簡嬪〈心靈小屋〉、王昭華〈メムノ ヲウケーエノ〉（白腹秧雞）7位散文家作品。

過去常見的有聲書以兒童的童話書、語言學習教材為大宗，這當然是以孩童到學生時期的學習為考量。隨著時代的演進，數位化製作的有聲書，內容更靈活、更多元，除了笑話、相聲、童話故事、語言教材之外，還有專業的養生、理財專業資訊、名人演講、廣播節目錄音等各種類型，而且精心撰寫的腳本、經過專業的配音及後製，凸顯出有聲內容的樂趣與細緻，因此各種不同的議題，都可以變身成廣播節目般，以活潑易懂的形式讓聽眾閱聽。此次台灣文學館推動的《台灣現代文學有聲書》，在製作上也顯示其專業性，如作品導讀部分，不但文字經過多次修訂，朗讀者更是專業的播音員，聲音表情

非常生動，發音咬字都很標準，足堪作為教材。因為有聲書是依靠講者的聲音而存在，講者的聲音具有吸引聽者，使聽者投入的本質，而本套有聲書在文本選擇上強調閱讀與欣賞並重的原則，精選國內優秀具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，導讀借助優秀生動的聲音，通過具魅力的有聲語言創造，追求聲音傳達與文字的融合。至於作家的選文，大都經過作家親自挑選，如以小說而言，其中雖有部分長篇小說的片段，但在作家選定時都賦有一定的意涵，因此作家自己朗讀大抵亦表現聲情合一的特質。至於詩與散文，基本上都是獨立篇章，當然更具完整自足的意義。

邀請詩人朗讀在歐美已是一種文學傳統。除了一般文學聚會，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五度邀請詩人朗讀，以呈現歷史盛會的風華。最著名的是1961年甘迺迪總統邀請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當時已87歲）在就職典禮上朗誦他的詩〈全心的奉獻〉（The Gift Outright）。三十多年後，柯林頓師學甘迺迪，在就職典禮上也邀請女詩人瑪雅·安潔洛（Maya Angelou），朗讀〈在清晨的脈動中〉（On the Pulse of Morning）。小布希與歐巴馬也都喜好詩歌朗讀之道，在重要典禮上安排詩歌的饗宴，以歐巴馬兩次就職典禮言，2009年他邀請黑人女詩人雅莉珊德（Elizabeth Alexander）在白宮朗讀詩作；2013年就職，則是邀請古巴裔美國詩人布朗柯（Richard Blanco）。總之，詩歌朗讀在西方不僅是一種文學傳統，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，重要典禮運用詩人的聲音、詩歌的意涵，



作家現聲具有特殊的涵義，作家發出多種地域、世代的口音，無論是何種聲情，每個作者有自己的聲音質地，這一切共通與差異，交融出台灣文學多元多情的面貌。（圖為《台灣現代文學有聲書》，覃子君攝）

以及它動人的感性表達，代表精神文明與族群融合的永恆追尋。

當然，文字形式轉化為聲音，中間存在著差距，當文學作品被作家「讀」出來，文學即不只是文字的呈現，而以聽覺的管道面對讀者，挑戰讀者對於文學的另一種想像，文學誦讀是誦讀主體對文字和聲音的雙重感知，通過聲音強化文字語言的獨特感情，營造讀者的深層感受。聲音負載著文字思想與情感的內在活力，誦讀主體依托思想與情感的運動狀態，由語氣把它們貫穿起來，形成動態的聲音型態，呈現出的聲音的造型、音色的變化、語言的個性，都想成就一個可聽可感的審美創造活動，打通有聲語言造型藝術的審美空間。所以那也可能是失敗的產品，因為作家不是專業的聲音表演者。但是作家現聲具有特殊的涵義，作家發出多種地域、世代的口音，無論是何種聲情，每個作者有自己的聲音質地，一如不同作品有自己的特色，這一切共通與差異，交融出台灣文學多元多情的面貌。所以有人說，如果李白當年有錄音，我們可以聽見他用帶著吉爾吉斯的外國口音，豪邁的唱著〈將進



以聽覺的管道面對讀者，挑戰讀者對於文學的另一種想像。（李秀玲攝）

酒〉；如果賴和當年有錄音，我們可以聽見他用台灣語調讀著〈鬥鬧熱〉，是何等的感受？透過這一次文學作家的朗讀，保留重要文學家真實深刻的聲音，這確實是非常難得的文化資產，我們也期待這樣的計畫可以延續。

文學的聲音有形象、冷暖、重量，聲音的使用是很微妙而背後賦有涵意。聲音雖是每個人與生俱來，然經後天的環境學習與習慣常會有所變化，人是一個大型共鳴體，而聲音的發聲與掌握，就靠我們的思維運作與技巧，讓聲音聽起來更美妙。史托克（Michael Stocker）曾探討聲音

表現的設計，援引心理音響學的理论，指出運用各種聲音來製造適當的音響效果，為觀眾打開知覺之窗，明確將博物館中的聲音分為：音樂、敘事、對談（narrative）或音效等元素，這也是未來思考聲音表現的方向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此套台灣文學有聲書固然細緻用心，但如果要挑缺點，那就是嚴守規矩而缺少創意。如果能讓年輕的劇團或文學團體，盡情的「玩」聲音，讓音樂、敘事、對談、影音或音效等元素，玩出有別於傳統有聲書的面貌，那麼有聲書也可能成為創作形式，那就更好玩了。☒